

处处惊魂 步步危机

诡盗

之

五毒玉雕

玉柒◎著



天涯鬼话的大神“柒哥”、迷瞳悬疑创作社创始人玉柒代表作
庄秦、莲蓬等惊悚悬疑作家联袂推荐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
诡盗. 五毒玉雕 / 玉柒著.

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2. 5

ISBN 978-7-5057-2856-1

I. ①诡… II. ①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VI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11367号

- 书名 诡盗  五毒玉雕
作者 玉柒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 710×1000毫米 16开
15印张 238千
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
印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057-2856-1
定价 29.80元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 100028
电话 (010) 64668676



目录

CONTENTS

引子 / 1

| 第一章 | 故乡异事 / 5

天宝伸手从怀里掏出一个碧玉蟾蜍来，有拳头大小，整玉雕刻，晶莹剔透，入手冰凉润滑，通体碧绿，惟独两只眼睛血红血红的。虽然就简简单单的几刀，却惟妙惟肖，更显古朴，一看就是极品。

| 第二章 | 五毒圣坛 / 53

正当我们大家都沉浸在喜悦中时，天宝这死胖子突然搬起了尸身，猛地给丢入了棺木。顿时，传来“咯咯”“哗啦”几声，那棺木竟然自己沉了下去。

第三章 诡谲之航 / 115

尸体穿着一身青色紧身装，衣襟掀开一半，露出一个鹿皮刀囊来，右手还摸在一把飞刀柄上，头颅却不见了。看这身材、打扮还有腰间的刀囊，不是齐二又是哪个？

第四章 海上秘藏 / 175

火是熄灭了，但那十几条头尖肚大的怪鱼却像箭一般游了过来。老爷子刚熄灭了火苗，那些怪鱼就已经游到了近前，其中一条自水中猛地蹿起，那尖长的鱼头凌空向老爷子撞去。

尾声 / 233

引子

“老七，你快回来吧！天宝失踪了！”

“失踪了？开什么玩笑！天宝这么一个大活人怎么会失踪呢？又不是女的，还能被拐卖了？”看着石头发来的短信，我有些难以置信，觉得像是个玩笑。

我随手拨通了王天宝的手机。

几声忙音过后，传来话务员轻柔的声音：“您所拨打的号码不在服务区……”

我挂了电话，开始感觉到一丝不妙。

事不宜迟，我连忙拨电话给石头。

“七哥，你赶快回来吧！这几天发生的事太多了，电话里也说不清楚。我有事要出去，回来再说。”

石头是天宝的堂兄，平时是个碎嘴子，可这次却让我意外，只说了这么几句就急匆匆地挂掉了我的电话，搞得我一头雾水。

看来真是出事了！

天宝这家伙是棵独苗，从小娇惯得很，自幼性格就凶悍，人也壮实，但太过鲁莽，没什么头脑。由于我们两家是世交，我又比他大两岁，所以他从小就特别黏我。记得十岁那年的夏天，天热得跟快要把人煮熟了一样，我带着天宝和几个小伙伴去水库游泳。几人骑着柳树条，柳树枝把裤裆染得一条一条的青。大家喧闹着冲到水库边，男孩子也不管旁边还有女孩子在，衣服

一脱就蹿到水里。

一到水中，几人如同几条欢畅的游鱼，尽情地闹腾。正当一群小伙伴打闹正酣的时候，天宝一个猛子扎了下去，憋了半天才龇牙咧嘴地浮上水面。他的脚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划破了，却摸上来一个金耳环。

天宝大嘴一咧，顾不上脚疼，兴奋地准备马上上岸把耳环送给他老娘，忽然脚脖子被什么东西死死缠住，拼命把他往水里拉，越扑棱越慌，一连灌了好几口水。

当时我就在天宝旁边，一见不对劲，急忙伸手去拉他。也不知道是他太沉还是我力量小，连拉了几下都毫无动静，我急忙招呼其他几个小伙伴过来，谁知我们几个合力也没能把他从水中拉上来。

天宝被吓得直嚎。我心里一急，一个猛子就扎了下去，顺着他的大腿往下摸，一直摸到脚脖子，才发现他的脚脖子上缠的全是水草。我胡乱地扒拉开水草，天宝顿时一松，游开了去。

我一口气已经快憋不住了，刚想浮上水面，却感觉自己脚脖子也被什么东西缠住了，正把我拼命地往水下拉。我急忙又转身向下潜去。一摸发现自己的脚脖子果然也被水草缠了起来，忙又伸手去解。

水里浮力太大，我一口气实在憋不住了，灌了两口水，慌得我赶快又浮了上来，把头露出水面呼吸了两口，再潜下去。

这次倒是比较顺利，我胡乱地解开水草，正要游上去，忽然看见水草中伸出一只惨白惨白的手来，在水中漂漂荡荡，竟似要向我抓来一般。我吓得脑袋一蒙，拼命朝水面游去。浮出水面，也顾不得其他人了，自己“哗哗”游到岸边。那速度，要搁现在绝对能获奥运金牌。

回到岸上，我已经吓得面色苍白。回头见其他几人还在水中嬉闹，连吆喝带威胁地把他们都叫了上来，衣服也顾不上穿了，就光着屁股把衣服一抱，带着几个伙伴溜回了村。好在我一向都是孩子王，说话比那些伙伴的父母还管用，不然，这大热天，想把那几个捣蛋鬼从水里拉上来还真不容易。

回到家，跟我家老爷子一说。一开始，老爷子不信，后来看了我们俩脖子上的淤青和天宝摸的金耳环，这才赶紧带着村里的乡亲去水库把水给放干了。

水一放干，在水库底下果然发现了一具女尸，旁边全是半腰深的水草。

女尸浑身泡得都烂了，肚子鼓得跟揣了个皮球似的。而且只剩下一个耳环，跟天宝摸上去的那个一模一样。

说来也奇怪，水库那么大，其他地方没长一根水草。唯独那一片，水草长得跟小森林一样。从那以后，打死我也不敢再去水库洗澡了。

大概到了十二三岁时，又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。

我家跟天宝家各养了百十只鸭子，农村哪有那么多粮食去喂这些扁毛畜牲，一般都是把鸭子赶到村东边的小河里放养。鸭子还能赚点外快，捞点小鱼小虾什么的，慰劳慰劳自己。当然了，捞到大鱼的时候，鸭子是没那口福的，都被人抢了拿回去，烧成一锅鲜美的鱼汤。

这放鸭子的事，大人们是不会去做的，理所当然的，落到了我和天宝的头上。但我们俩哪是老实安分放鸭子的人啊，总是将两群鸭子往一起一赶，然后疯玩一气。反正我们两家关系好，到了晚上，鸭群从中间一劈两半，一人赶一半回家，害得两家人再一只一只地查点，他家多的话就送几只过来，我家多了就送几只过去。

一天，也不知道两人是谁先提出来的，把一只胖一点的鸭子捉住拔了毛，架了一堆柴火烤了起来。本来是想饱顿口福的，谁知道我们俩没经验，鸭子烤得半生不熟就灭了火，又不知道放调料，一咬一嘴的腥味，哪里能吃，只好扔了。当天晚上天宝老娘就查出少了一只鸭子，天宝被几下一打，什么都交代了，害我也被我家老爷子揍了一顿。

奇怪的是，第二天我们去放鸭子回来又少了一只。因为有了第一次的例子，我们俩理所当然又被揍了一顿。第三天、第四天依然如此，每天少一只，每天我们俩就要被揍一顿，屁股被抽得挨到东西就疼。这下我火大了。这样下去，不仅百十只鸭子都要没了，连我们俩的小命估计也要被揍死了，得把这事整明白了才行。

一天早晨，我们俩把鸭子数清楚了，一路走一路仔细看着，生怕再少了，两人晚上回去还会挨揍。就这样看着数着，结果经过村东老柳树林的时候，还是少了一只。

我急忙带着天宝跑回去找。在柳树林里转了半天，鸭子没找到，却在一棵大柳树的旁边找到个大洞。我们两人估摸着这鸭子飞不上天，柳树林也不大，肯定是掉到这柳树洞里去了。

我让天宝看着那洞口，跑回家把平日里我们钓黄鳝的钩子拿了来，穿了条蚯蚓放下去，看看能不能把鸭子钓上来。钩子刚放下去，就感觉手上一震，我一拖钩子，没拿出来，里面不知道被什么咬住了，力道很大，反正不像是鸭子。

我忙招呼天宝跟我一起拉，好不容易把钩子拖了出来，却已经被什么东西咬断了。这下气得我跟天宝连鸭子也不放了，一溜烟跑回家。偷偷卸了根窗户上小指粗的钢筋，赶到铁匠三叔家，求三叔帮我们把钢筋弯成钩子。铁匠三叔不知道我们又要捣什么蛋，不愿意帮我们。两人连放赖带胡闹地求了好一会儿，铁匠三叔实在被我们俩闹得没办法了，才帮我们把钢筋弯成了钩子。

这次我学乖了，在钩子后面拴了截尼龙绳，把绳子一头拴在另一棵柳树上，然后在钩子上串了块从家里偷拿的猪肝，再把钩子探进洞里。

钩子一下洞，果然又被一口咬住，我们俩拼命拉绳子，洞里那东西拼命往洞里缩，两边像拔河一样。幸好绳子另一头拴在柳树上，替我们省去了不少力气，不然我们能不能拉住绳子还真说不定。

绳子就这样被绷得笔直，我们拉了一会儿，实在累了，于是就把绳子放开，让洞里那东西跟柳树拔河去。大约过了好几十分钟，绳子才慢慢地松了下来。我们俩这才慢慢地把钩子拖了出来。

钩子上赫然钩着一条扁担那么长的火赤炼蛇。

火赤炼在我们那儿虽然是常见的蛇虫，但这条特别吓人。蛇头足有海碗大小，肚子看着都有我的大腿粗了。幸好蛇已经死了，不然后果真不堪设想。

我知道天宝怕蛇，但我一个人扛着实在吃力，于是逼着他跟我一起抬。天宝被我逼得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，和我一起抬着蛇向村里走去。

一回到村里，村里人都跑出来看。老爷子这时才知道错怪了我们，天宝妈更是抱着天宝直啃。村里人都惊叹我们俩命大，说这么大的蛇要是窜了出来，活吞了我们俩都有可能。

从这两件事以后，天宝就一直都听我的，到现在都一样。我也一直拿他当自己的亲弟弟看。现在，他却忽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了。

无论如何，我也得回去一趟了！

第一章 故乡异事

天宝伸手从怀里掏出一个碧玉蟾蜍来，有拳头大小，整玉雕刻，晶莹剔透，入手冰凉润滑，通体碧绿，惟独两只眼睛血红血红的。虽然就简简单单的几刀，却惟妙惟肖，更显古朴，一看就是极品。

1 会讲故事的石头

第二天下午，我就赶回了故乡，到公路上来接我的就是石头。

这家伙也是我的发小，不过人很瘦弱，嘴又碎，经常因为这个惹事，一般都是我和天宝给他擦屁股。

“天宝怎么失踪的？”一见面我就急切地问他。

石头闷嗤闷嗤地憋了半天说道：“有些事，说了你也不信。”

我一听这话里有话，哪里还肯放过他，又连续逼问了几句，石头被我逼急了，一跺脚道：“我干脆什么都告诉你吧！”

我也没跟他客气，抬腿就是一脚，踹在他屁股上，喊道：“快点说，别婆婆妈妈的。”

石头一边捂着屁股，一边神秘地问我：“七哥，你还记得住在村西头的麻爷不？”

我一听，眉头一皱：“废话，你是不是找抽啊？七爷我自小就认识麻爷，麻爷脸上有几颗麻子我都知道。他能有什么怪事？三棒子砸不出个屁来，走路踩死个蚂蚁都能怕三天，也就比死人多口气！”

麻爷不姓麻，只是长了一脸连环麻子，就是大麻子里套中麻子，中麻子里套小麻子的那种，所以大家都叫他麻爷。至于姓什么我还真不知道，反正我从小就叫他麻爷。曾经有一次我跟天宝捣蛋，推倒了麻爷家的土墙，他老人家当时就在那堵墙后面干活，差点没被我俩给砸死。

石头又神秘地说：“不是麻爷遇到什么怪事，是他家小二子的媳妇。”

麻爷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八九岁的时候掉进村前头那大水塘子里淹死了，这是我们听村里大人说的。就剩这小二子，自小就娇惯得很，总是被我们欺负，才十七八岁的时候，麻爷就给他张罗了一个媳妇。结婚那天我们都去看了，那小媳妇长得可叫个水灵，当时可把我们这帮小兄弟羡慕坏了。

我一听小二子媳妇的事就愣了。按理说，这一家子都是老实人，应该不会惹上什么事儿，再说这跟天宝失踪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于是急忙追问道：“快给七爷说说，怎么回事？”

石头咳了一声，清了清嗓子道：“小二子媳妇过门后，不是一直怀不上孩子吗？”

我一听就急了，上去又是一脚：“拣重要的说，老子没兴趣听女人怀孩子的事。”

石头一侧身，居然给他闪了过去。几年没见，这小子的身手敏捷了许多。

石头怕我再踹他，赶忙说道：“七哥，你得听我从头说啊！不然，你怎么知道前因后果呢？”

我想想也是，便挥了挥手道：“快说，拣重要的说。”

石头干咳了一声，接着说道：“小二子一家东奔西跑的求医问药，前段时间，终于怀上了，一家高兴得跟捡了金元宝似的。可怀了八个月，孩子偏偏早产了。这八个月的孩子养不活，没几天，就嗝屁了。”

我心里一阵难过。小二子一家都是老实人，怀个孩子挺不容易，就这么没了，怪可惜的。八个月的孩子难养活，这我倒听大人们说起过。农村有句俗话叫七活八不活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

石头看我没有再踹他的意思，又继续说：“孩子死了，虽然他们家里人难过，倒也没什么稀奇的。当天晚上，小二子就把那孩子的尸体随手丢弃在后山那大山沟子里了，回家也没跟媳妇说。他媳妇只道是他随便挖了个坑把孩子埋了，也就没细问。”

“两口子心情本就都不大好受，晚上便早早地睡下了。小二子媳妇心疼孩子，半宿没睡着，好不容易迷迷糊糊地要睡着了，忽然床头地面上出现一个刚出生的孩子。这孩子一身的鲜血淋漓，身上戳满了荆棘，一个眼珠子还耷拉着，伸着满是鲜血的小手喊：‘妈妈，妈妈，我好疼啊！妈妈，妈妈，我好疼啊！’”

石头打小就是个能说会道的主儿，虽然现在是大白天，太阳暖烘烘的，大道上也是人来人往，可听他一讲，我都感觉阴风阵阵，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
石头看出我有点发毛，又故意压低了嗓子说：“小二子媳妇一惊就醒了，

一看床头地面上的孩子没了，忙推醒小二子，问他有没有看见孩子，小二子以为媳妇心疼孩子都精神恍惚了，就安慰了几句，又睡下了。这小媳妇也以为自己心疼孩子看花了眼，就自我安慰了一番，也躺下准备睡了。谁知道刚一躺下，那孩子又出现了。不过比第一次更惨，这次孩子肚子不知被什么咬开了，肠子露出来一大截，依旧伸着小手喊：‘妈妈，妈妈，我疼啊！妈妈，妈妈，我疼啊！’小媳妇忙坐起身来，那孩子却又不见了。”

“第二天，小媳妇逼着小二子去把孩子的尸体找到并好好给埋了，可小二子在那个大山沟子里找了个遍，也没有找到孩子的尸体，回家只好撒谎说孩子已经好好埋了。到了晚上，那孩子又出现了。只要小二子媳妇一躺下，那孩子就出现在床头地面上喊疼，一次比一次惨。现在可倒好，家里道士也请了，和尚也请了，法事作了好几场，愣是没有一点儿效果，孩子照旧每天只要小二子媳妇一躺下就出现。”

我听石头说到这里，头皮直炸。虽说七爷我从不相信这世上有什么鬼，可这事太他妈邪乎了！我愣愣的，发了半天呆，也说不出话来。

石头见我不说话，就继续道：“这事传开后，天宝不信邪，晚上就帮小二子捉妖去了。当天晚上，他真的也看见了，拿着刀就追出去了。”

我心里一惊，急忙问道：“天宝就是这样失踪的？”

石头摇摇头道：“不是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天宝就回来了，还带了个玉蛤蟆回来。我问他捉到那东西没，他也不肯说，只是说这事情如果是有你在就好了，你见过世面，胆子又大。但是又怕打扰你工作。除非他真要出了什么事，再让我给你打电话，让你回来救他。我还劝他别说不吉利的话，谁曾想，当天下午，天宝就不见了。有人说，看见天宝拿了砍山刀和匕首去后面岭子了，还带着一大捆绳子。我去岭子上找过，岭子上确实是被开了一条小道，可到了半山腰，就再也找不到痕迹了。又等了一天，还是没见他回来，我知道天宝一定是出事了，这才赶紧给你发短信。现在你回来了，我心里总算有了着落。”

我看了看石头，觉着他不像是说谎。这些家伙小时候就跟着我玩，基本个性我都了解，石头虽然嘴碎，但这么大的事，估计他不敢乱扯。照他这么说，天宝恐怕真的出事了！

石头看了看我，又说道：“小二子家现在正在做法事呢。不过那道士是骗

钱的，乡亲们都知道。小二子家病急乱投医，谁的话都不听，硬是让那道士给哄住了。七哥，这事咱们管不管啊？”

我心下暗想：小二子家这事猛一听蛮唬人的，但这事也就是一传十、十传百地越传越邪乎而已，肯定没有石头说的那么玄，也不知道这中间有多少是添油加醋的成份呢！再说那小二子虽然一直被我们欺负，可也是我们从小玩到大的伙伴，而且天宝的事肯定和这事有关系，无论如何，也得管上一管。

想到这儿，我一挥手说道：“管！一定要管，走，石头，先到麻爷家去看看去。”

石头早就等我这句话了，现在一听我这么说，马上屁颠屁颠地发动了摩托，带着我向生我养我的那个山村驰去。

2 麻爷家的法事

摩托在大道上疾驰了约半个小时，才转入山道，又半个小时，远远的，已经能看见村庄了。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回来过了，看着这熟悉的山村，却忽然有点近乡情怯。

刚进村头，老远就看见麻爷家门前设了个一人高的法坛，一个道士正在那儿挥舞着一把木剑，口中念叨着谁也听不懂的咒语。旁边还有两个小道士，外面则围着一圈乡亲。

我撇了撇嘴。从小我就憎恨这些骗人的把戏，由于我们这比较偏远，还有点落后，村里哪家有个病有个灾的，这些道士就说人家是撞邪了，需要设坛作法化解。每次坛也设了法也作了，钱也没少拿一分，结果该死的还死，该病的还病。我在这里生长了二十来年，从没见过这些道士替谁家看好过什么。

我下了摩托，大摇大摆地直接走过去，攀上法台，一脚踢翻了香案。我对那三个道士挥了挥手：“滚吧！这里不是你们这些装神弄鬼的人能蒙得了的地方，下次再敢来招摇撞骗，七爷我拆了你们的骨头。”

围观的乡亲一见是我，顿时一阵窃窃私语。我在家的时候，就不是盏省油的灯，经常打架闹事。虽然好几年没回来了，可乡亲们都还记得我，也有和我打招呼的，我都一一应了声。

那个道士一见我踢了香案，有点慌乱，旋即又冷静下来，阴阴地笑了两声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这样一闹，对事主可是大不好啊。据我推断，这魔婴是事主家大儿子的怨魂所变，很不好对付。如果你再闹下去，那贫道就袖手旁观了，到时候事主一家大小的性命被怨魂摄了去，责任可就全在你身上了。”

这边道士正在危言耸听，那边麻爷跟小二子也都跑了过来，麻爷一脸的不痛快，小二子一见我，却顿时眼珠子一亮，脸上露出一丝喜色来。

麻爷瞪了我一眼，对那道士连声道歉，还让小二子拉我离开。我灵机一动，一下甩开小二子，对着麻爷喊道：“麻爷，我大老远地回来，就是来对付那东西的，那玩意儿根本就不是你家老大的什么怨魂，你听我的话，我今天晚上就把它抓住给你看。”

麻爷哪里肯听我的话，小二子又过来要拉我离开。这时，人群外忽然有人喊道：“住手，我相信小七。”我一愣，回头一看，竟然是老村长来了。

老村长在当地可是老资格硬招牌，脚一跺四邻八乡都乱晃的主，围观的人群马上闪开一条通道。老村长慢慢地走了进来，身后还跟着他儿子大武。

麻爷一见老村长来了，马上迎了上去，苦着脸道：“老村长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你怎么也跟着掺和？这万一把法师气走了，我这一家老小的性命可怎么办啊！”

老村长也不理他，径直走到我身前，看了看我问道：“小七啊，你真的知道怎么对付那东西了？”

我哪里知道怎么对付，连那东西究竟是啥都还不知道呢，更别谈怎么对付了！但此时已经箭在弦上，只好硬着头皮撑下去。当下只能装作一脸诚恳的样子道：“是的，我昨天做了一个梦，梦见那东西从村里一溜烟地往北边那大山沟子去了，有狗大小，一身雪白，跑得贼快。”

老村长又问道：“那你真有本事抓住它？”

此时我也只有硬撑到底了，拍着胸口说：“老村长你放心，没这把握我能特地从大老远赶回来吗？我保证手到擒来。”

这时那道士急了，插言道：“一派胡言！那魔婴分明是怨魂所变，你一凡夫俗子怎能看得见？贫道作法几天，尚未驱走，你有什么能耐？”

老村长扫了一眼那个道士，缓缓道：“你这道士，我已让人暗中观察你几天了。白天装模作样作法，钱一分没少拿，事一件没办成，晚上竟然还跑到隔壁村子一寡妇家鬼混，哪里是什么清修之士，分明就是一招摇撞骗的骗子。大武，送这道士离开村子。”

大武本就生得高大魁梧，力大过人，上去一把抓住道士，一使劲就把道士举过了头顶。那道士被老村长揭穿底细，又被大武一把举起，顿时吓得面无人色，连声求饶：“老爷子饶命，我也是逼不得已才骗人混口饭吃，我再也不敢了。”大武一声喊，猛地发力，一下把那道士扔出三米多远。那道士跌落在地，疼得哼哼唧唧，也没人答理。

老村长转过身，对麻爷说：“麻子啊，这事我替你担着，如果晚上小七拿不下那东西，我出钱去请茅山的张天师出马。”

老村长顿了一顿，又对大武说道：“大武，你帮小七拿那东西，一切以安全为主。”说完就径自转身走了。

麻爷见老村长发了话，那道士又被当众戳穿出了丑，无可奈何，只能指望我了。当下连忙把我们请到屋里，一家人都眼巴巴地看着我。我装模作样地四处看了看，又找小二子媳妇问了问详情，果然不是像石头说的那样。只不过是晚上会在床边出现一个毛茸茸的东西而已。

可就是这样，我心里也暗暗叫苦。我什么都不会，万一真像那道士所说是怨魂索命，别说抓它了，估计我这条小命也得被它索去。可场面话我又说得太硬，老村长也替我担下了干系，如果我现在打退堂鼓，就算老村长不责罚我，我自己以后也没脸回来了。于是，我硬着头皮说道：“放心吧，晚上我就来抓了那东西。”

麻爷可怜巴巴地问：“还要准备什么东西？”

石头马上接过去：“准备两只烧鸡就行，其他的，不用你管了。”

我知道石头爱吃，狠瞪了他一眼，喊上大武就出了门，石头马上也跟了出来。

3 “别让它跑了！”

出了麻爷家，我对大武说：“大武哥，我得借你那猎枪用用。”

大武平时对那猎枪宝贝得不得了，谁都不给碰，这回倒是挺爽气：“行，我先回去，把霰弹都给你装好了，你晚上来拿。”说完就走了。

石头这时才问我：“七哥，你梦见那玩意儿了？怎么没告诉我呢？”

我也不理睬石头的白痴问题，对他说：“回家准备两把匕首，再准备点糯米，找只黑狗，弄好了来找我。”

我看过不少电影，都说糯米是对付僵尸的，黑狗血是对付妖魄的，但这个还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，所以让石头一股脑儿弄去了。

到了傍晚，石头提了几斤糯米，牵了只小黑狗来。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还喝了点酒壮胆。

吃完饭，我跟石头把小黑狗宰了，放了一大水壶的血，又找大武拿了枪，然后就往麻爷家走去。大武不放心，也带上家伙跟了来。

路上石头掏出两把匕首，一人一把收好。不一会儿就到了麻爷家门口。

一进门，麻爷一家都在眼巴巴地等着我们呢，还真买了两只烧鸡放在桌上。我吩咐大武和石头分别找地方藏好。小二子老实胆小，我让他带家人去大武家待着。我自己则躺在小二子夫妻俩的床上，在被子里藏好，枪管对着床头地面，等那东西一出现就先给它一枪。

一切准备妥当，我躲在被窝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床头地面，就等那东西出现。可是眼瞅着过去大半夜了，愣是一点儿动静也没有。石头忍不住睡着了，发出呼噜声来。我上下眼皮子也开始打架，不一会，迷迷糊糊地竟然睡着了。

这时，床头地面忽然出现一个婴儿，肚子被掏空了，露出里面干巴巴的几根肋骨，脸上也被啃得面目全非，两只眼睛都没了，只剩两个黑洞，鼻子嘴巴也没了，还能看见嘴里还没长牙齿的牙床。身上到处都被啃得露出骨头，伸着血糊糊地只剩下几丝肉的手骨对着我喊：“妈妈，我疼，妈妈，我疼。”